

宿于宇備之所憂援兵來緩因言是經遂東
 諸度禱而筮之得二上一中見卦體不全合
 坐愕然貽嘆覽其辭曰以事托人日望其意
 乃至于今方獲嘉喜事須淹留終保其志顏
 曰以其位孤微不能自立吉則終吉但應遲
 爾至六月危困愈甚僕又請筮之衆曰休休
 若得好卦猶不敢仗如更凶惡轉加愁思奈
 自心口相謂曰但自擲之好即揚凶則自謀
 脫命之計由是擲之依前得土地平安無有
 艱難之卦至七月九日門徒醫術士郭彤雲
 來相省慰僕不在家與諸子共話靈蒸經之
 事復懇祝之擲而成卦亦得土地平安之卦
 僕因啟願若免斯難當手書十卷傳于好事
 者是年八月二十四日大兵解圍乃知至誠
 感神至誠感靈敬叙其事附錄十卷之後云

靈蒸圍山叟轉運序

此經之名見於唐書經籍志中又南史載
 南齊江謚亦用以占休咎所載經文亦皆
 符同本朝楊文公談苑亦載此經占驗如
 神先父嘗手抄為家藏書祇為職盱眙時

當喪師之後且敵人深入被命促行困下
 之得安若泰山之卦後果無他官凡占之
 卦無不應者此經其神哉熟復繇辭必漢
 人為之非三國已後之占書也大抵每占
 必切中事機非若他術泛泛示人吉凶者
 比然其繇文凶多而言少與易之言曰吉
 凶悔吝生乎動相類一動之間一言而已
 其凶悔吝居其三焉豈非消長盈虛之理
 然歟今世之占書易與六士為驗可占常
 道而義深奧難於決擇甚則取舍為端推
 步不一孰若此經之明白洞達以簡易示
 人深切著明者乎南軒張拭題

靈蒸本章正經卷下



伊川擊壤集序

賤一

擊壤集伊川翁自樂之詩也非唯自樂又能
 樂時與萬物之自得也伊川翁曰子夏謂詩
 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
 中而形於言聲成其文而謂之音是知懷其
 時則謂之志感其物則謂之情發其志則謂
 之言揚其情則謂之聲言成章則謂之詩聲
 成文則謂之音然後聞其詩聽其音則人之
 志情可知之矣且情有七其要在二二謂身
 也時也謂身則一身之休戚也謂時則一時
 之否泰也一身之休戚則不過貧富貴賤而
 已一時之否泰則在大興廢治亂者焉是以
 仲尼刪詩十去其九諸侯千有餘國風取十
 五西周十有二王雅取其六蓋垂訓之道善
 惡明著者存焉耳近世詩人窮感則賦于怨
 懇榮達則專于淫泆身之休戚發于喜怒哀
 之否泰出于愛惡殊不以天下大義而為言
 者故其詩大率溺于情好也恣情之溺人也
 甚于水古者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是覆載
 在水也不在人也載則為利覆則為害是利

害在入也不在水也不知覆載能使人有利
害邪利害能使人有覆載邪二者之間必有
處焉就知人能蹈水非水能蹈人也然而有
稱善蹈者未始不為水之所害也若外利而
蹈水則水之情亦由入之情也若內利而蹈
水則敗壞之患立至于前又何必分乎人焉
水焉其傷性害命一也性者道之形體也性
傷則道亦從之矣心者性之邪邪也心傷則
性亦從之矣身者心之區宇也身傷則心亦
從之矣物者身之舟車也物傷則身亦從之
矣是知以道觀性以性觀心以心觀身以身
觀物治則治矣然猶未離乎害者也不若以
道觀道以性觀性以心觀心以身觀身以物
觀物則雖欲相傷其可得乎若然則以家觀
家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亦從而可知之
矣予自壯歲業于儒術謂人世之樂何嘗有
萬之一二而謂名教之樂固有萬焉焉况觀
物之樂復有萬焉者焉雖死生榮辱轉戰于
前曾未入于宵中則何異四時風花雪月一
過乎眼也誠為能以物觀物而兩不相傷者

焉蓋其間情累都忘去爾所未忘者獨有詩
在焉然而雖曰未忘其實亦若忘之矣何者
謂其所作異乎人之所作也所作不限聲律
不訟愛惡不立因必不希名譽如鑑之應形
如鐘之應聲其或經道之餘因閑觀時因靜
照物因時起志因物寓言因志發詠因言成
詩因詠成聲因詩成音是故哀而未嘗傷樂
而未嘗淫雖曰吟詠情性曾何累于性情哉
鐘鼓樂也玉帛禮也與其嗜鐘鼓玉帛則斯
言也不能無陋矣必欲廢鐘鼓玉帛則其如
禮樂何人謂風雅之道行于古而不行于今
殆非通論牽于一身而為言者也吁獨不念
天下為善者少害善者多造危者衆而持危
者寡志士在賦畝則以賦畝言故其詩名之
曰伊川擊壤集時有宋治平丙午中秋日也

伊川擊壤集卷之一

伊川 邵 堯夫

觀碁大吟

人有精游藝予嘗觀弈碁并餘知造化著外
見幾微好勝心無已乎先意不低當人盡賓
主對面如變夷財利激于衷喜怒見于煩生
殺在于手與奪指于顧戾不殊冰炭和不俾
墳荒義不及朋友情不通夫妻珠玉出懷袖
龍蛇走肝脾金湯起罇俎劍戟交憚憚白晝
役鬼神平地蟠蛟螭空江響雷電陸海誅鯨
鯨寒暑同舒慘昏明共蔽虧山河瑤輿地星
斗會璇璣因規輸贏勢縱橫驚象躡高卑易
裁制返覆難拘羈心跡既一判利害不兩提
卷舒當妥會取捨在須斯智者傷于詐信者
失于推真偽之相雜名實之都墮得者失之
本福為禍之梯乾坤支作訟離坎變成睽孤
矢相凌犯言辭共詆欺何嘗無勝負未始絕
興衰前日之所是今日之或非今日之所強
明日之或贏以古觀後世終天露端倪以今
觀往昔何止乎庖犧堯舜行揖讓四凶猶起